

● 马克思主义哲学

论交往的特质与功能

肖 新 发

(湖北教育学院 政法系, 湖北 武汉 430060)

[作者简介] 肖新发(1953-), 男, 湖北天门人, 湖北教育学院政法系教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理论研究。

[摘要] 交往作为社会性行为普遍存在于人类的一切活动中。交往不同于实践但又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特殊形式, 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在交往中实现的。交往的显著特点在于它的社会性, 它是人的社会本质的突出表现。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交往史, 交往活动推动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并同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 交往; 实践; 社会性; 人的本质; 社会文明的进步; 人的全面发展

[中图分类号] B0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28(2003)05-0523-06

交往作为主体的社会性行为, 与人的实践活动既相联系又相区别, 并以其自身特有的形式外显出人的社会本质。交往存在于人的一切活动中, 并充当着人的各种活动的联结纽带。综观人类发展史, 社会文明的进步是与人们的交往密切关联的, 以至于可以说, 交往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开放的世界和开放的社会里, 特别是在中国加入 WTO 的背景下, 交往更凸现出其广泛性和深刻性。认真研究交往的本质、特征和功能, 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而且对于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自觉地进行全球化的交往实践, 提高交往的效能也是大有裨益的。

一、人类实践活动的特殊形式

人们通常从两个层面上理解实践。从广义上说, 实践是指人类特有的全部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 从狭义上说, 实践则是指人们自觉地能动地改造外部世界的物质性的活动。在这里, 与交往相比较的实践, 是在狭义上使用的实践。

交往是人类特殊的活动形态, 作为社会性的行为, 它是人与人之间物质的和精神的交互过程, 亦即人们之间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过程。交往所显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 与此相联系的语言表达、信息传递、行为调控以及情感沟通则是交往的主要功能。

交往与人的实践活动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交往活动不能归结为实践活动, 因为它还渗透在人类的其他一切活动之中, 凡有人活动的地方也就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实践活动也不等于交往活动, 因为并非所有的交往活动都具有实践活动的特点和功能, 至少是精神层面的交往不具有实践活动那种感性的、客观的、改造外部世界的意义。从外延上看, 交往与实践活动有某种程度的重合关系, 而从内涵上看二者在丰度和深度上有明显的差异。由此观之, 有些交往活动是实践活动, 而有些交往活动并非实践活动。

实践, 由于其具体要素如主体、客体、目的和手段的不同而表现各异。有的实践活动表现为生产和

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存在,把外部世界的事物变成自己生命存在的一部分;有的实践活动又表现为生产和再生产自己的社会存在,把自然世界变成自己社会存在的一部分;还有的实践活动则表现为变革社会,以建立、改变和发展自身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和社会文明。交往也是多样的。在马克思的视野里,交往包括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直接交往和间接交往、人际交往和非人际交往等,其中最重要的交往则是物质性交往。正如实践活动是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一样,物质性的交往是其他一切交往的基础。从对实践和交往不同形式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到,交往并不等于实践,但交往又是实践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

实践、交往和社会性是不可分割的。社会性是实践的重要特征,而交往本身就是社会性的。交往作为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方式,渗透于人的任何一项活动中,并且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前提。交往不仅是人类的特殊活动形态,而且直接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相互作用方式。人作为社会存在物,具有生存、发展和享受三大需要。人们对这些需要的期待及其满足,都必须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因为实践是价值实现的根本条件,没有实践就不会有人的需要的满足。然而,人的实践是不能离开社会的,实践的对象、手段等都要靠社会来提供,实践的主体要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同社会相联系,即使是鲁宾逊那样的漂流者也并不能离开社会而孤立地实践。显然,实践的社会性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性,交往是实践社会性的外在显现。马克思在谈论人的活动包括实践活动的时候总是把它同人的交往性或社会性联系在一起,他说:“甚至当我们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才能同别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要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因此,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1](第 122 页)。

人的活动寓于交往中,交往总归要通过人的活动来表现。人们要在社会实践中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借助于某种中介而与他人及社会组织进行广泛的联系。正是交往使得社会主体实现着能力、活动、产品等的交换,正是交往的发展,提高了主体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力。可见,交往既是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得以存在的特殊方式,又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特殊形式。

二、人的社会本质的表现形态

人的本质问题是思想史上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人们从不同的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了不同的回答,尽管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往往有失偏颇。只有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问题给予了科学的回答。马克思关于交往的论述从一个侧面科学地揭示了人的本质。

本质是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对人的社会本质的分析自然要把人放在社会内部来思考,弄清人的社会规定性。一旦我们按照这样的思路揭示人的本质时,就不能不考虑三个层次的问题:一是人的类本质,即社会环境中人的生产劳动;二是人的社会关系(特殊社会本质);三是人的个人本质或独特的个性。通过对这样三个问题的分析,我们进一步看到的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交往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在显示或表现形态。

马克思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2](第 67 页)。生产劳动是人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的生动体现,而交往与生产劳动如影相随。人们要进行生产劳动就必然发生相互间的交往。交往是生产劳动的需要。在生产劳动中产生了交往的形式,也产生了用以交往的承担者或载体——意识和语言。“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2](第 81 页)。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展示出人类生产劳动的社会性特征,并推动着生产劳动不断地向纵深发展。生产劳动和交往互为因果、互为条件、互相作用。生产劳动一开始就不孤立的,它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就是生产劳动得以存在、表现和实现的必然形式。交往是社会

关系的实现，人们在交往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构成人的社会本质的基本内涵。马克思指出：“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3]（第363页）。人的类本质贯穿着人的社会性，交往不仅是人的社会本质的构成要素，而且是人的社会本质的外化形态。

如果说人的类本质所体现的主要是一般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话，那么，人的社会本质则直接体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2]（第344页）。人们在生产劳动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包括人际关系、群际关系、类群关系等等。人的社会本质，决不只是类本质，也不只是人的社会关系的某个方面，而是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第60页）。从“总和”上把握人的社会关系是正确认识人的社会本质的必然要求，为此，不仅要从不同的维度和不同的层次上分析人的社会关系，还要从历史发展的视角考察人的社会关系。透过这些不同的社会关系，我们总是可以看到贯穿其中的人际交往，甚至于可以说，没有交往就不会有人的社会关系，不研究交往也就无法理解人的社会本质。所以，马克思说：“每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2]（第92—93页）。

人作为社会存在物具有社会性，但现实的人又都是有个性的人。由于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差异，因而人与人相互区别开来。正是这种把人相互区别开来的人的独特的个性构成了人的个人本质。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我们对人的个人本质重视不够。其实，人具有多重本质，除了人的类本质、社会本质外，人的个人本质也是客观存在的。尽管在人的本质结构中，社会本质是最根本的，但它则并不是唯一的。人的类本质和人的社会本质侧重于人的本质的共性，人的个人本质侧重于人的本质的个性。共性虽然可以概括个性、包含个性，但它却不能包括个性的一切方面。事实上，个人的存在不能完全溶解在社会关系中，也不能归结为社会存在。个人的生活当然离不开类生活和社会生活，但类生活和社会生活却不能取代个人生活。西方的存在主义十分重视研究个人的本质，他们夸大个人的独创个性并不可取，而他们有关个人本质的一些思想对于我们不能说没有启迪。必须指出的是，人的个人存在和个人本质都不是孤立的，个人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个人的本质受着类本质和社会本质的制约。个人与社会的这种关系是通过交往反映出来的，只有认真地研究人的交往活动，才能对人的个人本质获得准确的理解。

总之，人的社会本质是与人的交往相联系的。交往使人作为自由自觉的类存在物而存在，“人猿揖别”何以可能，应该说交往是一个重要标志。交往使人获得了超自然的规定性，使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在动物世界里不可能有的新本质，特别是在人的世界打上了“文化的”和“价值的”印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及其所体现的社会关系，表征着人的社会本质。正如安德列耶娃所说的那样：“在实际交往中不仅产生人际关系，即不仅显示出人们感情上的眷念、敌意等，而且在交往内容中还体现了本质上非个性的社会关系”^[4]（第79—80页）。

三、社会文明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推动力量

社会文明的进步当然不能归结为人们的交往，但交往无疑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直接动力。这一点，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论述可以得到佐证。马克思、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2]（第276页）。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状况，而“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就是人们在世界

范围内交往的过程。没有世界范围内的交往就不会有“世界历史”，这就是交往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最突出表现。

物质文明的进步与人们的交往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交往形式“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历史”^[2]（第 124 页）。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也是人们交往的历史。生产力的发展与交往的发展是交织进行、相互作用的。人们的生产以人们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而“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2]（第 68 页）。交往不仅是人类物质生产赖以进行的必要条件和必然形式，而且是分工、协作、联合等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交往产生分工、协作和联合，由此改变生产力的内在结构和组合状态，形成新的生产力。“这些力量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2]（第 128 页）。人们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实践是最基本的实践，与此相伴随的物质交往也是一切交往的基础。在物质交往中主体间性关系，即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物质、信息、能量以及产品的交往，既显示出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同时也表征着人们的社会关系。进而言之，主体间的这种交往关系还能生成出某种社会“合力”。正因为交往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所以，我们可以把交往作为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马克思的如下论述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极好说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程度”^[2]（第 68 页）。

物质文明的进步离不开交往，精神文明的进步同样离不开交往。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在“世界历史”的条件下，“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第 276 页）。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世界文学”是一种精神文化，包括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人们对精神文化接纳的状况取决于其交往的状况，总的来说，要么是内源性的，要么是外生性的。前者表现为个体通过接受教育而认同他所属的文化系统，这是一种本土内的文化交往；后者指个体接受非本土文化的影响，这是一种跨民族和跨地域的文化交往过程。正是在文化交往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地接受文化遗传，使精神文明得以传承，并同时把自己创造的文化成果变为社会群体所共享的财富，从而丰富文化的宝库，推进社会的精神文明。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作为实践特殊形态的交往活动，无疑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交往并非仅指人们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活动，而是贯穿于人类的一切活动之中，因而它对于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更为宽泛的意义。这就是说，不仅作为实践特殊形态的交往活动对于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第一位的意义，而且非实践活动的交往如精神交往也对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种非实践活动的交往对于认识的形成和发展来说，既不同于直接经验的意义，也不同于间接经验的意义，它的特殊意义，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总结。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交往的形式日趋多样化。人们在多样化的交往活动中所获得的认识是前所未有的，交往形式的多样化势必推进认识的不断发展。人们在交往中获取信息、在交往中更新观念、在交往中改变思维方式以及通过交往推进认识的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交往促进社会精神文明进步的生动体现。

作为精神文明的文化，不仅包括观念形态的文化、知识形态的文化，而且还包括制度形态的文化。经常性、长期性和重复性的社会交往，势必引起交往的模式化、固定化和制度化，从而形成交往关系的规范体系，如制度、准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说：“这种存在状况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2]（第 122 页）。制度形态的文化是交往的产物，又对交往行为起着规范的作用，指导并保持着交往的顺利进行。如市场经济体制是商品交换和人们的商务交往的产物，同时它又作为制度制约着商品经济和人们的商务交往活动。人们常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所强调的就是制度的规范性。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而在当今世界的国际交往中它已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来为自己服务，但要结合社会主义制度加以规范。显然，没有人们之间的交往就

不需要有制度，交往推进一定社会的制度建设，繁荣社会的制度文化体系。

交往广泛地存在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并逐渐地形成相对独立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是人类交往的两种基本形式，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推进社会的文明进步。一方面，精神的交往依赖于、受制于物质的交往，它是“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2]（第72页）。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类其他一切活动借以展开的基础。同理，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物质交往活动决定其他一切交往活动。事实上，人类的一切交往活动（包括精神交往活动）都发源于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活动。另一方面，精神交往渗透在物质交往之中，并对物质交往起重要作用。物质交往中语言的运用、信息的传递、思想的交流等，这些本身就是精神交往；精神交往需要借助于一定的物质载体和工具，在现代社会，精神交往对于物质载体的依赖性愈来愈强烈，而随着精神交往的发展必然引起某种物质力量的改变。由此可见，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相互作用，成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步的永不枯竭的动力。

社会的文明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江泽民指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5]（第44页）。社会的文明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互动的，交往使这种互动得以实现；社会的文明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交往则是这一历史过程永不枯竭的动力。交往不仅推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而且同时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其一，交往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创造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一方面，人们的物质交往活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是人类生存和繁衍的基础，使人的全面发展成为现实可能。另一方面，人们的交往活动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中介条件和技术手段，特别是现代科技的发展，使人的全面发展条件更加优越。由电子计算机技术、远程通讯技术等联结世界各个国家、部门及个人的高速电子信息网络，把人的全面发展带入了新的时空平台。其二，交往引起人的文化生活的多样化，促进人的智能全面发展。在开放的世界里，人们的交往活动冲破了时空的屏障，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文化通过人们超越时空的交往而联系起来，异质文化的碰撞不可避免地引起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融，人们在“文化涵化”的同时也会受到“文化濡化”。尽管在这里会有消极的东西需要克服，但其积极作用却是不言而喻的。其三，交往促进人的自由个性和社会关系的发展。马克思说过：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人是社会的人，交往是人们在社会中的交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交往的多样化，人的个性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与此同时，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得到丰富和发展。在马克思设想的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里，交往具有更为丰富的内容和形式，人的自由个性和人的社会关系会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发展。其四，教育既是交往的重要形式，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马克思对未来教育的社会意义给予高度评价，指出：“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3]（第530页）。

交往是历史的、发展的，交往形式是多元的。由自然交往到自发交往再到自由交往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无论是个体的交往还是社会共同体的交往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展望未来世界，一如马克思所说：人的“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第88页）。尽管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与马克思所预测的未来社会的境况有很大的差距，但谁也不会否认“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6]（第64页）。随着交往空间的不断拓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不树立世界公民意识，从地球村民的视角思考当代交往问

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不调整对外政策,站在全球发展的战略高度设计本国的发展。对于并不发达的中国来说,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对此,邓小平早有科学论断:“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6](第 117 页)。由此可见,重视交往特质与功能的研究是何等重要!

[参 考 文 献]

- [1]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 [2]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4] [苏]F.M.安德列耶娃.社会心理学[M].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4.
- [5]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严 真)

Communication: Characteristics & Function

XIAO Xin-fa

(Department of Politics & Law,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uhan 430060, Hubei, China)

Biography: XIAO Xin-fa(1953-), mal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s & Law,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majoring in Marxist philosophy and DENG Xiao-ping's theory.

Abstract: Communication is bind of behavior of social character existing all human activities. It is different from practice, but it is a special active form of human practice. According to it, human practice is coming true. Social quality is the primary characteristics of it, which is outstanding of human social quality. How the society developed is a historical book, which is full of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s push the civilization and society forward and promote human being all-round.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practice; social quality; intrinsic quality of human being; civilization and advancement of society; development of all \ round human